

第十三章 新動蕩

一個初到上海的觀光客，沿筆直的外灘路走去，望著那些非東方風格的建築：挺拔堅實的柱廊、尖頂刺向高空如教堂般的屋頂、黑洞洞的拱頂長窗，會產生一種吃驚的感覺：不分歷史階段和民族特征的歐洲建築被全盤照搬到這個地方。他若再打量過往的黃包車、馬車、汽車、電車匯成的車流，配上馬蹄嗒嗒、電車瑯瑯、車輪嘎嘎、和水量充沛的黃浦江上傳來的汽笛聲，隻會給他的視覺帶來一股粗野無禮而精力旺盛的都市氣息。望著那些匆匆來往街上的華人，他們和內地的同胞們又有什麼不同呢？

生活在上海租界的華人和他們內地同胞們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已形成對租界外的事物發展的興趣，遠低於對租界內日常生活細節的興趣。去年（1913年），那場北京袁大總統和在野孫博士之間的不和，演變成數省的武裝沖突，對租界的百姓來說，當老板的最擔心的是生意能否正常運作，當伙計的最擔心的是飯碗會不會因動蕩而砸掉，當家庭主婦的最擔心的是柴米的價格會上漲多少，而不是哪一省宣佈反袁獨立，哪一省被袁軍佔領。因此，當去年8月，袁的海軍佔領吳淞，反袁軍退往嘉定後，租界裡的居民都鬆了口氣。袁大總統也好，孫博士也好，都是同胞，與其對這兩個人之間的恩怨選邊站，還不如關注跟虹口逐年增多的日本僑民如何相處來得實惠。隻要黃浦江上的外國軍艦沒有增加，英德奧意4國海軍陸戰隊沒有再登岸，說明大局穩定，同胞們沿著70年來在租界這塊土地上形成的規跡，日子原樣過下去，不會有錯。

觀光者初到上海公共租界，會被摩登景象攪得眼花撩亂，那麼從外灘路往西，向市中心折去，便會很快被市政建設的井井有條攝服。公共租界裡的馬路格局就像棋盤那樣有序，南北向的馬路用省名，東西向的馬路用市名。最大的東西向馬路稱作南京路，又叫“大

馬路”，望南平行的第一條馬路稱作九江路，又叫“二馬路”，第二條馬路稱作漢口路，又叫“三馬路”，第三條馬路稱作福州路，又叫“四馬路”。

在市中心，確實還有一條直接用“棋盤街”來命名的小街。這條小街從南北向的河南路望北，越過蘇州河，通向北火車站，商埠印書館和它的競爭對手正華書局都在這條街上設有發行所。

1914年1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商埠印書館總經理方瑞的車夫老胡把東家載到發行所前，然後把雙駕馬車停在最靠近發行所的一條僻靜的弄堂口。從東家下車時的隻言片語中，老胡得知東家今天下午要開長時間的會議，從現在起到會議結束時為止，沒有用馬車的需要。這是一位慷慨體恤下人的東家，所以老胡鑽進車廂，脫下氈帽，打起盹來。

老胡鼾聲大起約莫15分鐘後，一輛闊暢的四駕馬車停到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前，車上下來四個中年人。他們穿著同樣顏色的深藍色西裝，提著一模一樣的棕色牛皮公文包，幾乎像編隊一樣腳步整齊地走進發行所的門廳。不用問，他們是日本人。日本的商務人員，如果是中下層，都很節儉，出門都是步行或坐黃包車。這四位坐專用的四駕大馬車，說明他們不是等閑人物。

“方總經理在嗎？”

“在。”

“鄙人是金江堂的，煩請通報。”

“是原良三郎先生嗎？請跟我來。方總經理已恭候各位很久了。”

口齒伶俐的門廳聽差，伸出左臂，露出潔白中式襯衫套在藏青長衫外的袖口，在前面引路，將四位衣著舉止一模一樣的日本人，帶到一樓的大會議室。方瑞聽到腳步聲，已在會議室門口迎候。

金江堂是日本明治維新後出現的最大的四家出版商之首。原良三郎是金江堂的老板，今天和他一齊來商埠印書館的還有他的女婿三晉洋行上海分行經理竹本，以及金江堂的襄

理高柳賢二、行政秘書尾奇。

1903年，也就是10年前，商埠印書館一位得力的股東得知金江堂有意向中國出版界發展，通過三晉洋行上海分行經理竹本的穿針引錢，達成了商埠印書館允許金江堂入股十萬銀元，換來商埠印書館取得金江堂高端印刷技術的協議。在之后的10年裡，金江堂十萬銀元的投資隨著商埠印書館的擴展獲得了豐厚收益，商埠印書館則通過學習金江堂的高端技術和經營方式（包括送姻親股東尤坤的弟弟去日本學習彩色照相技術），成為亞洲最大最先進的華人印刷商。由於在這10年裡，商埠印書館不斷的增資增股，金江堂並沒有跟進，所以，10年後，金江堂名下的股份在商埠印書館發行的全部股票裡，份額從將近一半，下降到不及四分之一。但是能年年收到不斷增加的股息，對於金江堂的老板原良君來說，依然是一筆很滿意的投資。尤其是，方瑞總經理是一個十分慷慨的人。原良君覺得在日語裡很難找到一個適當的詞來形容方瑞。方瑞厚道樂施、肯幫助人，那種送禮送服務的豪舉，開始會使人懷疑他別有用心，直到后來沒有必要這麼做了，他還是照做不誤，才使人相信他的確在享受幫助別人。

那麼，既然如此和諧，金江堂和商埠印書館的商業婚姻當然是經久不衰的嘍。方瑞和原良君都是這麼想的，但是，今天下午，方瑞和原良君的會議卻是要決定結束這場商業婚姻！

事情起源於日本政府和前清政府在1905年關於中國滿洲權益的善後談判。

1905年，前清政府暗助日本在滿洲打敗沙俄後，原指望能收回沙俄在滿洲的權益。但是日本卻以日本擊敗沙俄是以大和民族付出巨大的犧牲阻止沙俄佔有整個滿洲為由，要求滿清政府作為報答，不僅將沙俄在滿洲的權益全部轉讓給日本，還要給予日本額外在滿洲的權益。日清的談判最后以前清迫於日本的軍事壓力，全盤接受日本的條件告終，從而結束了日清之間共同抗俄的短暫政治婚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紫禁城和東京城的政治婚姻結束，直接導致金江堂和商埠印書館的分手。

日清之間的政治交惡是怎樣導致金江堂和商埠印書館走到分手這一步的呢？

分手的導火線是商埠印書館在棋盤街上的鄰居正華書局點燃的。正華書局的部分創始人原先是商埠印書館的職工，他們深知商埠印書館的事業成功相當一部分來源於晚清政府以及民國政府承認商埠印書館出版中小學教科書的能力，使商埠出版的教科書通行全國，不僅讓新派學校唯商埠的教科書為瞻，而且讓學生們養成習慣，畢業後，終生成為商埠出版物的忠實讀者。兩朝政府之所以給商埠印書館的教科書開綠燈，前提是確認商埠印書館為一家華商出版企業，隻有華商出版企業出面，“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從教育著手，改變中國，變法圖存”，才是靠得住的。可是，商埠印書館是華商企業嗎？

當正華書局向社會有血有肉地透露商埠印書館裡有日本金江堂的股份時，正好碰上日清因滿洲善後發生分歧，從抗俄盟友變為對手。

一家有日本股東的企業能算是華商企業嗎？董事會裡有日本人當董事的企業，會以扶助中國的教育為己任嗎？

方瑞敏銳地覺察到日資問題的嚴重性，他的第一個措施是成功勸說原良君同意退出董事會裡的金江堂席次，使商埠印書館的決策權完全由華人掌握。第二個措施是成功勸說原良君同意將金江堂的股份在股東大會上的表決權交給方瑞總經理處置，使金江堂成為無表決權的股東。以上兩項措施都是方瑞親自東渡日本，在橫濱金江堂總部同原良君談妥的。

但是，日清或日中之間的政治交惡卻在不依不饒地升溫，不用正華書局加柴添油，商埠印書館裡有日本股份的事實在輿論界如同火焰不息，烘烤著商埠印書館的聲譽。商埠的顧客是全國的讀書人，讀書人是最看重聲譽的。權衡得失，方瑞決定要金江堂自動退股。

為此，方瑞第三次東渡日本，跟原良君展開金江堂退股的預備會議。為了這次見面，他帶去的禮物是前清咸豐畫家戴熙所作的《雲巒煙翠圖》。

退股的要求對思慮保守、滿頭銀發的原良三郎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他在榻榻米上放下

戴熙的畫軸，以長輩教訓晚輩的口氣，用一口流利的漢語質問方瑞：商埠印書館不是仍舊需要金江堂的印刷技術嗎？一旦退股，商埠印書館就再也不能順利地廉價地獲取金江堂的技術；一旦退股，金江堂和商埠印書館就成為競爭對手，商埠印書館難道不在乎金江堂這個比自己先進的對手嗎？日中政府之間的矛盾，遲早會通過外務省那些滑頭們的政策調整得到緩解，商埠印書館和金江堂之間的關係不應這樣輕率地破滅！方總經理因為萬裡之外的政治糾紛，輕易地對商埠印書館作出這樣的重大轉向，令人十分遺憾。作為印刷界的長輩，我原良三郎不能坐視商埠印書館走上一條自殘的道路而一聲不吭！請方總經理收回要跟金江堂分手的可怕想法吧。

原良三郎邊說，邊用顫抖的手摸著滿頭銀發，好像在撫平氣憤的情緒。

方瑞對原良的過激反對並非毫無預感。日本人懂得生產、懂得金融，但是不懂銷售，尤其是不懂在中國文化界的銷售。售價低、質量好的書不見得一定賣得好，一本書要賣得好，更需要的是有大名聲的人物或機構來推薦。讓金江堂的股份繼續留在商埠印書館，對商埠印書館名聲造成的損失，遠遠超過商埠印書館得到金江堂先進技術的好處，這樣耗下去，商埠印書館鐵定保不住目前的市場佔有率，這也就是為什麼正華書局千方百計要把金江堂在商埠的股份抖出來示眾的原因。

方瑞明白跟日本人打交道需要耐心。他將上述意思，委婉地表達出來，作為對原良君訓話的回答：

商埠印書館承蒙金江堂技術上多年提攜，從過去到將來，一定銘記在心，感激不盡。商埠印書館在商言商，並不敢把商業前途寄托在變化莫測的日中政治關係上。遠離政治，是商埠印書館的一貫經營方針，就像去年袁大總統和孫文博士的那場紛爭，戰火燒近租界時，我方瑞最關心的不是誰輸誰贏，而是如何保住商埠印書館的機械設備，如何保全幾千教徒同仁的飯碗。如果，讓金江堂的股份留在商埠印書館，就是向中國的讀書人宣示商埠印書館在日中紛爭中選擇和日本站在一起，這對商埠印書館的聲譽是毀滅性的打擊，對金

江堂來講，也將是一場經濟上的災難。

“這話怎麼講？難道說，方總經理讓金江堂退出股利豐厚的股份不是經濟上的災難嗎？”原良三郎忍不住氣鼓鼓地問。

“就目前的股價和股息而言，金江堂當初投資的10萬銀元，已經翻了好幾倍。但是，如果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生意受正華書局挑撥，市場萎縮，商埠就保不住目前的股價和股息，金江堂能否保本很難說。我的這番話，於公，是總經理對投資人的提醒，於私，是晚輩對前輩的忠告。不知前輩對晚輩還有什麼指教？”

說到這裡，方瑞圓臉上的大眼睛，望著原良三郎壓在白眉毛下的雙眼，殷切地等待後者回答。橫濱下午的陽光，透過紙糊的拉門，給兩人坐在榻榻米上的半身，披上一層柔和的淡金色。

“現在退股，總不能叫金江堂太吃虧吧？”原良終於用妥協的口氣問道。

方瑞聽到這話，忍住心裡的大喜，故作難受地說：“剛才前輩已經提醒晚輩金江堂退股後對商埠的害處，其實，更吃虧的是商埠。這樣做，實在是不得已。。。 ”

“閣下倒底要不要金江堂退股？”

“感謝金江堂體諒商埠的苦衷，請前輩指示退股細節。”

從那一刻起，到簽訂退股的最后協議為止，方瑞和原良三郎或他的部下，進行了多輪由方瑞親赴橫濱的談判，商定兩家分手的各種細節。

商埠印書館對金江堂退股的股價，將以過去24個月裡最高的市面股價為準，再提高15%為最后的定價。

金江堂曾經答應對商埠印書館的技術支援，如已付款，但未交貨，金江堂保證依約如期交貨。如還未付款，但已訂價，商埠印書館按已訂的價目向金江堂付款。如尚未訂價，議價時，商埠印書館不再享受優惠價格。

金江堂派來商埠印書館的各級技師在金江堂退股後將繼續留在商埠印書館作技術指

導，直到原先約定的日期為止。其中有願意接受商埠印書館聘請，留在商埠印書館的技師，將成為商埠的正式員工，金江堂不予干涉。

金江堂設在商埠印書館門市部出售的書籍，從簽訂退股協議起，賣完為止，不再繼續進貨。

對以上細節達成協議後，方瑞和原良三郎商定1914年1月10日，金江堂的高層來上海商埠印書館簽署退股的最後協議。原良三郎在啟程前，給方瑞發來一份電報，向後者確定自己的行程，並提到還有一些不太重要的細節需要見面時敲定。

還有什麼要命的細節需要敲定？方瑞看完從庶務部主管羅賓送來的電報，心裡升起一團疑慮。正是這個原因，方瑞坐馬車到發行所時關照車夫老胡，今天下午要開較長時間的會議。

“方總經理，我來介紹一下，”原良三郎用手挽起方瑞的手臂，向他介紹帶來的部下。按照日本規矩，老板對部下是嚴厲粗野的，但是在客人面前，卻是彬彬有禮的。“這位是鄙方的財務襄理高柳君，這位是董事會行政秘書尾奇君，這位是小婿三晉洋行的竹本君，請方總經理多多關照。”

除了竹本外，原良帶來的其他兩個部下，方瑞都是初次見面。襄理高柳不到40歲的樣子，長著一張瘦削的三角臉。秘書尾奇戴著深度近視的玳瑁邊眼鏡，眼球在厚厚的玻璃鏡片後顯得很小。他們跟方瑞以及另一位商埠方面出席今天會議的財務部主管徐新，一一握手，然後筆挺地站在會議桌邊，等待老板原良三郎先坐下。

原良三郎沒有立即坐下。他被挂在會議室牆上的照片深深吸引，不經介紹地觀賞起來。這些照片是商埠印書館的首席攝影師美國洋人斯塔福拍攝的，記載著商埠印書館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瞧，這不是三色版設備的落成典禮嗎，那不是第一份五彩石印的印刷品出貨嗎，三色版和五彩石印都是從金江堂引進的。

原良三郎看完照片後，面無表情地坐下。他帶來的人們隨著坐下，像小學生看老師一

樣，看著老板。

原良開始發言。他從日本到上海的旅途免不了受一些海浪顛簸的套話開始，然後切入正題，向方瑞表明還有哪些在簽訂最後協議前需要解決的“不重要的”細節。

就像畫家對一件作品，描上最后一筆，才肯心滿意足地放手。原良三郎對已經達成共識的每一項細節，統統重新拉出，作最後加工。

對於商埠印書館給金江堂退股的股價，計算方式仍以過去24個月裡最高的市面股價為準，再提高15%為最後的定價。但是，現在距離下季紅利的發放期，還剩兩個星期，按照常規，這筆紅利應該已經打入預算，因此要求商埠印書館將下季紅利和最後股價，一齊付給金江堂。

金江堂曾經答應對商埠印書館的技術支援，如已訂價，但尚未支付，商埠印書館應將尚未支付的款項和上述紅利、最後股價，一齊付給金江堂。

金江堂派來商埠印書館的各級技師，目前為止，他們享受金江堂發給的住房津貼。在金江堂退股後，這些技師如繼續留在商埠印書館作技術指導，商埠印書館必須取代金江堂對這些技師發給住房津貼，直到原先約定的日期為止。

聽著以上所有的修改，雖然都對金江堂有利，方瑞的心在鬆弛下來，他抱著息事寧人的心態，表示同意全部的修改。

原良三郎引領部下泛出滿意的笑容，使方瑞以為對方已列舉完所有“不太重要的”細節，不料原良三郎繼續說道：

“最后一條，鄙方與貴方今天達成的協議，用你們教徒的話來比方，應該像懺悔人跟聽他懺悔的神甫之間那麼向外界保密。這樣的保密條例要寫進協議，貴我任何一方擅自向外界披露這份協議的內容，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請前輩放心，對於金江堂退股的具體內容，我方將以商業機密不便外傳為由，向外界絕對保密。”方瑞不想向原良三郎解釋，自己信的是基督教，而不是天主教，所以不存

在神甫替懺悔人保密這回事。

“不，我是指金江堂退股整個這件事，向外界保密。”

原來如此！方瑞覺得胸口像被一條帶子緊緊箍住，他深深吸下一口氣，努力壓下緊張的神情。

“不太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做，請前輩指教，”方瑞說。

“鄙人決定來上海簽署這份協議前，日本外務省的官員來訪，要求鄙人取消或至少絕對向外保密金江堂退股這件事，因為外務省正在營造日中關係日益改善的氣氛。金江堂退股的消息傳出去，跟外務省的努力背道而馳。為此，請方總經理配合。”

原良三郎站起來，向方瑞深深鞠了一躬，再坐下去。

“這個消息令人震驚，”方瑞用盡量緩慢的語氣回答。於此同時，他的大腦卻在快速運轉該怎麼解決這個突然出現的大難題。商埠印書館之所以要金江堂退股，就是要讓外界知道商埠印書館跟日資從此毫無瓜葛，這樣商埠印書館在華人文化界才能保持純華資企業的聲譽。如果，外界不知道金江堂已經退股這件事，商埠印書館在退股協議裡做出那麼多讓步後，換來得卻是商埠印書館仍然不算是華資企業的不白之怨！

“十分抱歉，鄙人是臨時得知外務省的意見。讓方總經理為難了。”原良三郎帶著歉意的口氣補充。

方瑞從原良三郎的回答裡察覺原良三郎對此事確實是被迫的，他看到了一線希望。於是，方瑞清了清嗓子問：“貴國外務省有沒有指出在多長時間對外保密？”

“這倒沒提。”

“就是說，貴國外務省沒有明確表示，金江堂退股一事必須永遠對外保密？”

“沒有。”

“那麼，我們能不能約定在簽署協議后的某一段時間裡貴我雙方對外保密。過了那段時間後，雙方有權向外界解密？這樣做，原良君目前帶著簽好的協議回國，對外務省的官

員也可以交代了，對嗎？”

方瑞的話像一陣風吹動僵直的樹梢，樹梢把蠕動傳遞給樹根。原良三郎跟開會以來一直保持沉默的部下輕輕交換意見。

這不就是中國人那套避風頭的慣技嗎？風向不利的時候，把腰彎下低頭服軟，風頭過後，拍拍身上的塵土，挺起腰杆，重新大模大樣的做人。常言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就是這個道理。

不過，話要說回來，商埠印書館對金江堂退股開出的條件，實在是優惠的不可拒絕。如果堅持對退股協議永久保密，造成商埠印書館退出協議，金江堂手裡的股份隨著商埠印書館因非華資企業聲譽拖累造成的生意下降而股價崩盤，到那個時候，除了遭受同行嘲笑，外務部那些滑頭是不會給金江堂發獎狀的！

原良三郎跟部下反復輕聲討論後，決定採納方瑞的建議。

接下來的半小時裡，方瑞和金江堂的對手就“某一段時間”該有多長作了激烈的討價還價。

三個月如何？太短！外務省一定還盯著這件事。

六個月呢？不行，外務省官員不會那麼健忘！

干脆等兩年如何？不行，商埠印書館的聲譽撐不起那麼久的不白之怨。

那麼九個月呢？。。。。。。

最後，方瑞和原良三郎達成協議，十個月後，商埠印書館單方面向外界宣佈金江堂已經完全退股，屆時，金江堂不要發佈任何聲明，以沉默來確認這個消息的真實。

原良三郎和方瑞終於在退股的最後協議書上簽字後，財務部主管徐新遞上一張匯豐銀行本票，由襄理高柳驗對金額後，放入行政秘書尾奇的公文包。

原良三郎和他的部下全部站立起來，方瑞和徐新也站起來，準備賓主告別。原良三郎卻從西裝內袋裡拿出一張信封，交給方瑞。

“這裡是一些跟金江堂有來往的日本企業的主管名片，每張名片背後有鄙人的簽名，方總經理將來若有需要同這些日本企業的主管打交道，遞上名片，看到背後的簽名，他們是會給予優惠的。”

方瑞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剛要道謝，卻被原良三郎一個手勢擋了回去。原良繼續說：“未來，對於我這個年齡來說，價值不高。對於方總經理來說，卻是前途無量。好好干吧。”

原良三郎說完，鞠了一躬。他直起身子的時候，方瑞第一次看到一個從不流露感情的日本人，眼睛是淚汪汪的。方瑞覺得有一股沖動要掏自己的手帕。原良卻瞬間拾起刻板的禮貌。“方總經理今晚能否賞光，一塊兒去吃日本菜？”

“恭敬不如從命。”

“太好了。據說文廟路的‘新月’日式火鍋是一流的。今晚七點鄙人和鄙公司同仁在那裡恭候大駕，慶賀今天的圓滿簽約，如何？”

方瑞頻頻點頭，摩仿著日本人的禮數，向原良三郎一行鞠躬道謝。他和徐新一起把金江堂的客人們送出發行所，目送那輛闊暢的四駕馬車將他們載離棋盤街。

屋外，冬日下午的陽光照在方瑞眼裡，不知是因為剛才在會議室裡待了太久，還是對久盼的退股協議終於簽字感到如釋重負，他覺得有點站立不穩。這發生在一個7旬老翁身上，或許很正常，但是對於一個正當壯年的人來說，就不應該了。

他俯首看了一下身上起皺的黑綢棉袍面子，覺得該回家換一件喜慶色彩的皮襖去赴晚宴，就對停在弄堂口的那輛熟悉的馬車揮揮手：“老胡，回家。。”

老胡正在馬車的另一邊（方瑞看不到的那一邊）同一個過路閑人抽煙聊天。這個閑人三十出頭，膚色黝黑，一身棉襖棉褲，褲管和襖腰都用半舊的布條扎緊，顯得很精練的樣子。他已經在附近逛了一陣子，然後他找上老胡，遞上煙，跟老胡說，自己到上海來探親，東逛西游，迷路了。老胡便抽起他遞上的煙，一五一十告訴他，怎麼從棋盤街經河

南路，一直往南，回到南京路。

聽到東家招呼，老胡將吸剩的半支煙用手指掐滅，夾到氈帽下的右耳根上，對那個找路的閑人說聲“走好”，自己從馬車另一邊登上車夫座，駕車來接東家。

那個閑人跟著馬車一起走來，他左手握煙繼續抽煙，右手完全插入棉襖中間的兩顆鈕口之間取暖。他的步伐不急不疾，離馬車保持兩臂的距離。

老胡在發行所門口停車，開門讓等在那裡的東家上車。

方瑞左腳登上馬車的踏板，右腳還在地面上，那個閑人突然左手扔下煙，右手從棉襖裡抽出一把手槍，雙手握槍，對准方瑞連發數槍!!!